

DEUTSCHE PHILOSOPHIE

德國哲學

2

DEUTSCHE PHILOSOPHIE

德国哲学

第二辑

湖北大学哲学研究所
《德国哲学》编委会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德 国 哲 学

(第二辑)

湖北大学哲学研究所《德国哲学》编委会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75 印张 200 千字

1986 年 12 月第一版 1986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4,300 册

统一书号：2209·50 定价：1.40 元

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划为序)

顾问: 洪 谦 (Tscha Hung) 贺 麟 (He Lin)
熊 伟 (Xiong Wei)

主 编: 张世英 (Zhang Shiyong)

副主编: 刘简言 (Liu Jianyan) 杨祖陶 (Yang Zutao)

外籍编委: K. Gloy (加·格洛伊) K. Hartmann (克·哈特曼)
R. Lauth (赖·劳特) H.-M. Sass (汉·马·萨斯)
G. Schmidt (格·施密特)

编 委: 王文卿 (Wang Wenqing) 王玖兴 (Wang Jiuxing)
江天骥 (Jiang Tianji) 齐良骥 (Qi Liangji)
刘简言 (Liu Jianyan) 朱正琳 (Zhu Zhenglin)
李忠尚 (Li Zhongshang) 吴儁深 (Wu Junshen)
杨寿堪 (Yang Shoukan) 杨祖陶 (Yang Zutao)
张 慎 (Zhang Shen) 张世英 (Zhang Shiyong)
张志扬 (Zhang Zhiyang)
张传湘 (Zhang Chuanxiang)
陈启伟 (Chen Qiwei) 陈修斋 (Chen Xiuzhai)
苗力田 (Miao Litian) 金海民 (Jin Haimin)
钟宇人 (Zhong Yuren) 侯鸿勋 (Hou Hongxun)
阎光华 (Yan Guanghua) 蒋永福 (Jiang Yongfu)
谭明儒 (Tan Mingru)

特约编辑: 许 凯 (Xu Kai) 张惠秋 (Zhang Huiqiu)
靳希平 (Jin Xiping)

目 录

德国古典哲学中的空间和时间概念梁志学 (1)

“批判哲学”的归宿

——康德《实用人类学》的意义邓晓芒 (28)

重读恩格斯《反杜林论》的一点思考刘简言 (47)

异化问题述评吴 江 (60)

尼采论人周国平 (87)

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现象学差异简析靳希平 (105)

卢卡奇与“新马克思主义”李忠尚 (125)

· 国外专稿 ·

费尔巴哈和青年马克思〔联邦德国〕汉斯-马丁·萨斯

赖志金译 李忠尚校 (155)

· 读书札记 ·

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一书中关于人的理论 ...许 凯 (174)

论自我认识——或者：论灵魂的完满

.....〔德〕艾克哈特 刘小枫译 (185)

论主体文化〔德〕西美尔 高 骅译 韵 澄校 (191)

联邦德国和奥地利的哲学 (1945—1975)

.....〔联邦德国〕汉·米·鲍姆加特勒 张 慎译 (199)

· 资料 ·

马克思著作中“异化”概念的使用情况陈力丹 (217)

名人论黑格尔〔联邦德国〕弗·维德曼编

孟兆刚译 伊 悦校 (224)

本辑论文内容提要 (英、德文) (231)

英文目录 (240)

德文目录 (241)

德国古典哲学中的 空间和时间概念

梁志学

在十六——十九世纪欧洲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里，机械唯物主义的空时观居于支配地位。但另一方面，在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家们也对空间和时间问题作过深入的哲学探讨，提出许多不同的见解，力图突破机械唯物主义的空时观。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建立辩证唯物主义时，曾经以批判的态度分析过这些见解，吸取了它们的合理内容。二十世纪初，物理学从牛顿的空时模型到爱因斯坦的空时模型的过渡，已经证实了这些合理的思辨预见，使它们由少数哲学家讨论的领域进入自然科学家关切的领域。因此，如果我们能用现代自然科学提供的成就，反过来考察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关于空间和时间的概念，这对我们研究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发展过程来说，将是一个不无裨益的课题。

德国古典哲学开创者康德在他的早期自然哲学著作里就已经涉及空间和时间理论。首先，这位青年哲学家在他的处女作《关于真正度量活力的想法》（柯尼斯堡1746年）中，为了从动力学的观点研究物质与运动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一种不同于牛顿和莱布尼茨的空间概念。对于牛顿来说，空间是欧几里得的三维空间，它不依赖于物质及其运动而存在着，并且不受物质运动的影

响。对于莱布尼茨来说，空间则是“单子”的三维秩序，并且作为这样的秩序是没有物质性的。康德认为，这两种空间概念虽然都承认空间的客观存在，但都有片面性。他以批判的笔触写道，“在应该揭示真理的时候，丝毫也不要考虑牛顿和莱布尼茨的威望”^①。正象他用自己提出的“物理单子”把笛卡尔所讲的有广延而无内在动力的物体世界与莱布尼茨所讲的非物质而有内在动力的“单子”结合起来一样，他也试图用自己提出的空间概念，把牛顿的空间有实在性的思想与莱布尼茨的空间受事物制约的思想结合起来。在他看来，空间的结构依赖于空间里存在的物质力量的作用。虽然他还立足于欧几里得三维空间的观点，但他强调指出，这种特殊的空间结构并不是唯一的，而是受着万有引力定律的特殊性质的制约。这样，他就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即认为这条规律的另一种形式必定以空间的另一种几何结构为内容。他说，“一门研究所有这些可能的空间种类的几何学也许不容置疑地是一种有限理智所能研究的最高几何学”^②。他的这个论断为后来的黎曼几何学提供了重要的哲学基础，而接近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思想。

其次，康德在他的《论形而上学与几何学的结合》（柯尼斯堡1756年）中探讨了空间结构的连续性与间断性。这里的问题在于，康德假定的不可分割的“物理单子”与几何学假定的可以任意分割的空间是相互矛盾的。如果“物理单子”的本质在于不可分割，那么，它所充实的空间也就不可分割，这显然与几何学的假定相矛盾；但是，如果空间可以任意分割，那么，它所包含的“物理单子”也可以任意分割，而这又与康德的假定相矛盾。为了摆脱这一困境，他把间断性与连续性截然分开，认为“物理单子”只有间断性，几何空间只有连续性。这就是说，在康德看来，“物理单子”就象莱布尼茨的“单子”那样，是在空间上不

① 《康德全集》，普鲁士科学院版，第1卷，柏林1968年，第7页。

② 同上书，第24页。

可分割的力点，各个“物理单子”所充实的任意可分的空间只是它们的客观关系。康德以为，这样一来，空间的任意可分性就与“物理单子”的不可分性不再矛盾了。其实，只有黑格尔在后来才解决了这个难题。当然康德也感到他的论点不充分，因为他在评价他的这一研究时说，“虽然消除这种对立看来是一个非同小可的课题，但我还是要作一些努力，去解决这个问题”^①。

最后，康德在他的《自然通史与天体论》（柯尼斯堡1755年）中探讨了空间和时间的无限性和有限性。自乔·布鲁诺以来，宇宙无限的思想就已经属于新兴欧洲资产阶级哲学的组成部分。它虽然遭到教会的种种非难，但并未在哲学中消失。康德继承了这一进步传统，把宇宙的演化解释为空间上无限的自然过程，把空间理解为自然过程无限扩展的客观形式。他写道，无限空间“充满着物质，这些物质是将来所要创造的许多世界的材料，又充满着各种动力，这些动力以微弱的激动使这些世界开始运动，从而使无边无际的荒芜空间总有一天得以活跃起来”^②。他与那种仅仅承认自然界在空间上的扩展的机械唯物主义者相反，揭示了自然界在时间上的发展，把时间理解为自然过程无限绵延的客观形式。他不仅用自然力量的作用，解释了自然界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原始混沌状态发展出臻于完善的世界的历史进程，而且以同样的力量的作用，预言了每个臻于完善的世界都有逐渐趋于毁灭的发展进程。他甚至披着有神论外衣，赞扬上帝在整个无限的空间和时间范围里的造化，批评莫·魏顿坎普夫主张宇宙有限的观点是与至高无上者的神性不相容的。然而，康德的宇宙无限性概念是指宇宙发展在空间上有中心，在时间上有开端。他认为，自然界是从这个中心点的周围开始形成的，这里的天体系统聚集得最紧密，而在离开这一点较远的地方，天体系统则以越来越大的分

① 《康德全集》，弗尔兰德版，第7卷，来比锡1922年，第2部分，第344页。

② 康德：《宇宙发展史概论》，上海1972年，第144页。

散程度消失在无限的空间中。他认为，永恒的时间延续只有在未来留下的部分是无限的，在已经流逝的部分则是有限的。康德在主张自然界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无限进展时，并没有摆脱黑格尔所说的那种“单调的无限性”概念，就是说，他的宇宙模型是在空间上向周围无限扩展、在时间上朝一个方向无限绵延的模型，他讲的无限性是指体积无限并且无界。

我们可以说，康德早期的空间概念和时间概念来自他那个时代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传统，同时他也作了若干努力，开始突破了机械唯物主义的时空观，提出空间结构依赖于物质力量的作用的宝贵思想。但是，这种具有辩证法萌芽的唯物主义观点并没有进一步在他的哲学中得到发展。相反地，他在进入批判时期，从事于空间与时间的认识论探讨时，建立了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时空观，并且在空间与时间的结构问题上进一步陷入了形而上学的对立之中。

我们知道，康德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就是把“自在之物”与现象割裂开，使人类知识局限于现象，就是把知识的内容与知识的形式割裂开，用对象引起的感性表象与主体提供的先天形式来构成人类的知识。这种基本观点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先验感性论”中的表现是：一方面，对象在我们的感官中引起感性表象，作为感性直观的经验材料；另一方面，主体具有整理感性材料的先天条件，即空间和时间，作为感性直观的形式。康德认为，在感性认识过程里，主体借助于外感官而直观到外部对象，这些对象的形状、大小和彼此并列的关系都是在空间这个外部感性直观的形式里被规定的；主体借助于内感官而直观到自己的内部状态，一切属于内部状态的东西的先后相继关系都是在时间这个内部感性直观的形式里被规定的。这就是说，空间和时间是感性认识过程的两个主观结构，它们的功能在于整理感性材料，供主体构成先天综合命题。康德写道，“时间与空间，结合起来，就是一切感性直观的纯粹形式，而因此就使先天综合命题成为可能

的”^①。这里所谓的“纯粹”，意思是不依赖于经验和先于经验。很明显，康德的这种空时观是主观唯心主义的。

康德在空时观上的这种转向，当然应该从他的基本哲学路线的改变来理解。在前批判时期，康德作为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传统的继承者，承认运动着的物质是不依赖于人们的意识而存在的，因而也必然承认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实在性。从这个前提出发，他肯定了牛顿关于空间和时间有实在性的思想，采纳了莱布尼茨关于空间和时间受事物制约的思想，提出了空间结构依赖于物质力量的作用的概念。但是，在进入批判时期以后，康德的哲学已经转到主观唯心主义的路线上，他要限制知识，给信仰留地盘，而这种基本哲学路线也必然在他的空时观里表现出来。康德本人就说过，空间和时间作为知识的“先天的来源，仅仅是我们感性的条件，正好由于这件事就决定了它们自己的限制，就是说，它们应用于对象时只限于对象被当作是现象，它们并不呈现自在之物。这就是它们有效性的唯一的范围。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它们就不能有客观的应用”^②。这足以表明，在康德看来，如果不把空间和时间视为意识的主观结构，而视为物质存在的客观形式，那就会超越现象界，使“自在之物”成为在空间和时间中存在的对象，同时也使假定一个超空间、超时间的信仰对象成为不可能的。

与这种转向相联系，康德对牛顿和莱布尼茨的空时观也采取了一种与前批判时期迥然不同的态度。他批评牛顿的，不再是运动着的物质与空间和时间的割裂，而是所谓的“先验的实在性”，即把空间和时间归属于意识之外存在的“自在之物”。康德所要求的是“经验的实在性”，即空间与时间只有对于经验来说才有实在性，对于一切超越经验的对象则没有实在性。他批评莱布尼茨的，不再是把空间和时间视为精神实体之间的关系，而是所谓

①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北京1975年，第56页。

② 同上。

的“经验的观念性”，即把空间和时间视为从经验中抽象出来的关系。康德所要求的是“先验的观念性”，即空间和时间作为感性直观的形式不是从经验对象中抽象出来的，而是主体先天地赋予经验对象的。康德将主观性与客观性作了颠倒的解释。在他那里，客观的经验对象只有个别性与偶然性，因而被解释为“主观的”；主观的先天形式具有普遍性与必然性，因而被解释为“客观的”。以此为依据，康德肯定牛顿的，不再是空间和时间不依赖于意识的客观存在，而是所谓的“先验性”，即这些具有普遍性与必然性的直观形式使先天综合知识成为可能；他肯定莱布尼茨的，也不再是空间和时间对事物的依赖性，而是所谓的“经验性”，即这些具有普遍性与必然性的直观形式应该应用于经验对象。

当然，在这种转向中康德确实从认识论的角度涉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写道，“在先验感性论里，我们将首先孤立感性，从它那里除去知性利用其概念所想的一切，这样剩下的就是经验的直观。其次，我们再把属于感觉的一切东西同它分开，这样剩下的就是纯直观以及现象的单纯形式，这是感性所能先天地提供的全部东西”^①。康德这里谈的，实际上是空间观念与时间观念如何形成的问题，或更确地说，是从现实的空间和时间向空间概念和时间概念的过渡问题。这位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看到，在认识过程中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的直观形式与具有个别性、偶然性的直观内容是结合在一起的，前者不是直接感知的东西，后者则是直接感知的东西，这就给探究空间概念和时间概念的起源提供了正确的前提；但是，他又不懂得从个别到普遍、从偶然到必然的辩证转化，这就堵塞了他进一步探求这个起源的道路，使他反而把空间和时间视为主观意识的结构。

对于空间和时间的无限性与有限性、间断性与连续性的矛

^①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第45页。

盾，康德同样缺乏辩证的理解。如果说他在其前批判时期的著作里还表现出一种要解决这类矛盾的意向，那么，在《纯粹理性批判》“先验辩证论”里则完全丧失了这样的意向。在这位批判哲学家的笔下，纯粹理性的第一个二律背反的正题主张，世界在时间里开始，在空间方面也是有界限的；其反题则主张，世界在时间里没有开始，在空间方面没有界限，它在空间和时间两方面都是无限的。在这位批判哲学家的笔下，纯粹理性的第二个二律背反的正题主张，在世界里每个组合的实体都由单一一部分构成，除了单一的东西或由单一一部分组成的东西，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任何东西；其反题则主张，在世界里没有组合的东西是由单一一部分所构成，没有地方存在着任何单一的东西。这些正题和反题，在康德看来，虽然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都同样是虚假的。他对这类辩证矛盾束手无策，而把它们解释为理性超越经验范围，在自身必然造成的主观矛盾。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事实上存在着一种属于纯理性的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矛盾，这种矛盾并不是一个工作拙劣的人，由于知识不够从而陷入的矛盾，或者是一个诡辩家，为了惑乱有思想力的人而编造出来的矛盾，而是一种与人类理性分不开的矛盾”^①。关于康德这类否认无限性与有限性、间断性与连续性的客观矛盾的论点，黑格尔评论说，“这种矛盾并不是自在自为地存在于那里的，而是仅仅属于我们的主观思维，并以我们的主观思维为其根源。换言之，这种先验唯心主义让矛盾保持着，只是认为事物本身并不是那样矛盾着的，而认为矛盾仅仅出现在我们心灵内”^②。同时，黑格尔也指出，这种矛盾的真正解决在于认识到这样的道理：“只有两者的具体的统一才有真理性”^③。

①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第88页。

②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北京1978年，第281—282页。

③ 同上书，第282页。

在德国古典哲学运动中，康德的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时空观一方面在唯物主义的哲学家赫尔德尔那里遭到了批评，另一方面则在唯心主义的哲学家费希特和谢林那里得到了发挥。这些批评和发挥虽然没有作出什么光辉的成就，但也提供了若干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论点与问题，是在历史上过渡到黑格尔的时空观实际经历过的一些阶段。

最初出自康德门下，后来转向斯宾诺莎的赫尔德尔，针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写了一本批评自己的老师的专著：《对〈纯粹理性批判〉的批判》（1799年）。他认为，世界只有一个最高的物质本原，即“存在”，这个本原一方面派生出“特定存在”，另一方面派生出“持续特定存在”，两者的结合就是“现实性”或“力量”。在他看来，“存在”给“特定存在”提供了彼此并列的关系，即空间关系，“存在”给“持续特定存在”提供了先后相继的关系，即时间关系，“存在”给“现实性”提供了相互交错的关系，即力量关系。在他看来，我们的意识或理智以“存在”为对象，我们的视觉是彼此并列的关系的官能，我们的听觉是先后相继的关系的官能，而我们的触觉则是相互交错的关系的官能。这就是赫尔德尔批评康德时依据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观点。

与康德认为空间和时间是感性直观的纯粹形式的观点相反，赫尔德尔认为，空间、时间和力量是“存在”的三个量纲（Dimension），一切事物的三个量度（Maß）。“存在”通过力量呈现其自身，否则就会是虚无；而“存在”自身的力量又是特定存在的和持续存在的，即具有空间关系与时间关系；因此，空间、时间和力量就通过一种真实的、必定在先的“存在”，而成为一切事物的特定量度。赫尔德尔写道，“特定存在提供了一个地点概念，而这个概念又提供了许多数不清的地点的概念，因而也提

供了空间概念”。“从力量在一个地点不断延续的概念中，从力量向另一个地点不断推移的概念中，产生了时间概念，作为时间的指标。任何僵死的东西都不提供时间概念，作为现象的现象也不提供时间概念，而是那种促成不断延续或变化的东西，即力量，提供了时间概念”^①。他还认为，空间、时间与力量也是人的生理组织和理性的量度。他说，“彼此并列、先后相继和相互交错构成了我们的组织的本质。如果没有能够说明事物的彼此并列、先后相继和相互交错的空间、时间和力量的概念，人类理性就会是不可思议的”^②。这样，康德将空间和时间视为意识的主观结构的观点就在赫尔德尔那里遭到了否定。

关于空间概念与时间概念的起源，赫尔德尔也提出了唯物主义的解释。与康德那种认为空间是一个先天观念的论断相反，赫尔德尔认为，空间概念主要是视觉世界，视觉向我们表明事物是相互并列的。因此，“空间仅仅是一个经验概念，它起源于感觉”^③。他特别指出，如果我们没有视觉，我们的思维就只能局限于一切事物相继通过的一个点上，而得不到空间图象。例如，天生的盲人就没有可见的空间图象，而只有借助于触觉和听觉才能设想空间的轮廓。同样，与康德那种认为时间是一个先天观念的论断相反，赫尔德尔认为，“时间的规定本来属于耳朵，因为这个感官仿佛是用听的方式感受事物的序列的”^④。自然界不断地展示其宏伟的变化过程，使人类知觉到时间永不复返的前进步伐，逐渐形成时间概念，以便达到自己的实用目的。因此，“时间当然也是一个经验概念，它是从我们周围和我们之内的事件过程和变化序列缓慢地抽象出来的”^⑤。

① 《赫尔德尔全集》，缪勒版，第16卷，斯图加特与图宾根1830年，第90、91页。

② 同上书，第92页。

③ 同上书，第69页。

④ 同上书，第93页。

⑤ 同上书，第85页。

在赫尔德尔看来，康德所谓的“感性形式”或“先天直观”纯属神秘的虚构。他用质问的口气写道，“它们是属于人类的哪种心灵力量呢？如果它们是属于情绪，那么，这与感性的形式毫无关系。它们是属于想象吗？想象可决不是先天的。知性与理性完全抛弃了作为先天直观的想象，因为知性和理性或者是把想象列入那类用经验编造的幻想的序列里，或者是把想象作为相当于其他量度的知性概念加以使用。因此，先天直观就只能是各种神秘主义者所说的晦暗的内心根据，唯独在这样的根据中才显示出对于空虚的偶像的直观”^①。

这种对于康德的主观唯心主义空时观所作的批判，尽管象后人评论的，有概念不够精确、论证不够充分的缺陷，也毕竟迸发出一些智慧的火花。例如，赫尔德尔试图将时间与事物的变化统一起来，他说，“任何变化的事物在自身都有其时间的量度；即使不存在任何其他量度，这个量度也永远存在；世界上决没有两个事物具有相同的时间量度”^②；又如，他试图将空间与时间统一起来，他说，“空间与时间通过力量结合在一起”，“时间激活了僵死的空间，空间把过去与未来都弄成了现在”，“两者没有力量就不能出现，而且没有生动的力量也就不能加以想象”^③。不过，这些宝贵的思想在赫尔德尔那里并没有加以发挥，而只有在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中才得到了合乎逻辑的论证。

与赫尔德尔的哲学立场相反，费希特在一种更加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即知识学里发展了康德的空时观。他把康德的批判哲学称为最粗陋的独断论（它以物作用于我们为前提）和最坚决的唯心论（它仅仅从自我引伸出一切存在）的混合，而他自己的知识学则要把“自我”作为“唯一的、绝对第一的、完全无条

① 《赫尔德尔全集》，第16卷，第88—89页。

② 同上书，第84页。

③ 同上书，第94页。

件的原理”，既按照公理化方法从中推导出一切其他命题来，也沿着从“自我”到物的哲学路线，从中建立起一切存在来。因此，在空时观上费希特认为，空间和时间作为范畴是由“自我”演绎出来的，作为“非我”存在的形式是由“自我”建立起来的。费希特抱怨康德所谓的“直观形式”是一种模糊不清的说法，因为它不仅肯定了它的内容是外部对象对我们的感官的作用引起的，而且可能导致一个结论，即外部对象是不依赖于“自我”而客观存在的。所以，他特别强调指出，不仅直观形式的内容是属于“自我”的，而且外部对象及其空间与时间的形式也是“自我”建立的。他说，“外部东西的形式本来就是直观中的东西，通过这种东西，形式就变为外部的；正因为如此，外部东西必定是一种内部东西。（康德是否明白这一点，我不知道，但这是他的用词的真正意思。）”^①

费希特在空时观上不仅批评了康德可能给唯物主义留下地盘的倾向，而且对于他所贯彻的唯心主义也并不完全满意。康德主张，空间和时间有“先验的观念性”，意思是说，凡是与客体有关的性质都必须排除于空间与时间之外，否则就不能确保它们作为直观形式的先验性质，相反地，我们认识的客体的观念性倒应该用空间和时间的这种观念性加以规定。在费希特看来，这种主张也是不彻底的，因为“自我”之建立“非我”就已经证明了客体的观念性，从而也证明了“非我”存在的形式、即空间和时间的观念性。他写道，“康德用空间和时间的假定的观念性证明客体的观念性，相反地，我们则用客体的业已得到证明的观念性去证明空间和时间的观念性；康德需要观念的客体，是为了充实空间和时间，我们需要空间和时间，则是为了能够安置观念的客体。因此，我们的唯心论——它决不是独断的，而是批判的——就比他的唯心论前进了几步”^②。

① 费希特：《先验逻辑》，来比锡1912年，第150页。

② 《费希特全集》，劳特与雅可布版，第1辑，第2卷，斯图加特1965年，第335页。

当然，费希特对于空间和时间的研讨也并不是毫无教训可言。例如，关于空间的无限性问题，他就认为，“尽管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充实空间，但这些充实起来的空间总是有限的空间，而与无限的空间无关”^①，这表现了他对“单调的无限性”的贬低；另一方面，他则提出，“一个无限的圆圈有无限多的半径，其中心是给定的；而只要中心是给定的，整个无限的圆圈及其无限多的半径也就是给定的。诚然，后者的一个终点处于无限之中，但另一终点却处于中心，并且这中心是所有半径的共同点”^②，而这又表明，他依然囿于康德的无限性概念，将无限性视为体积无限并且无界。他未能达到对于无限性的辩证理解，竟然认为造成无限与有限的矛盾的原因，在于我们的知识就其程度而言是无限的，就其性质而言则完全可以穷尽^③。又如，费希特试图从外观方面探讨空间与时间两者的转化和统一。他说，“空间的特定的量总是同时的，时间的量总是相继的。因此，一个只能用另一个来度量。人们用经过空间所需要的时间来度量空间，用我们或某个有规则运动的物体（太阳、时针、钟摆）能够经过的空间来度量时间”^④。

费希特的这种空时观在德国哲学革命的另一位推进者谢林那里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位青年哲学家用明快的语言谈到“自我”在变其自身为对象时如何也将自身变为对象的空间和时间的问题。他写道，“自我”作为纯粹的内涵，作为只能向一个维扩张而现在向一个点集结的活动，变成了自己的对象，而正是这一仅仅向一个维扩张的活动，当其变自身为对象时，就是时间。时间并不是某种不依赖于自我而流逝的东西，恰恰相反，从

① 《费希特全集》，第1辑，第3卷，第202页。

② 同上书，第1辑，第2卷，第130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书，第1辑，第3卷，第208页。